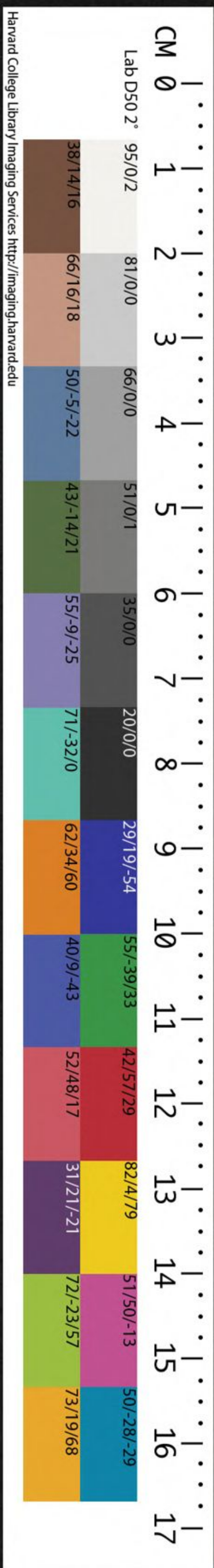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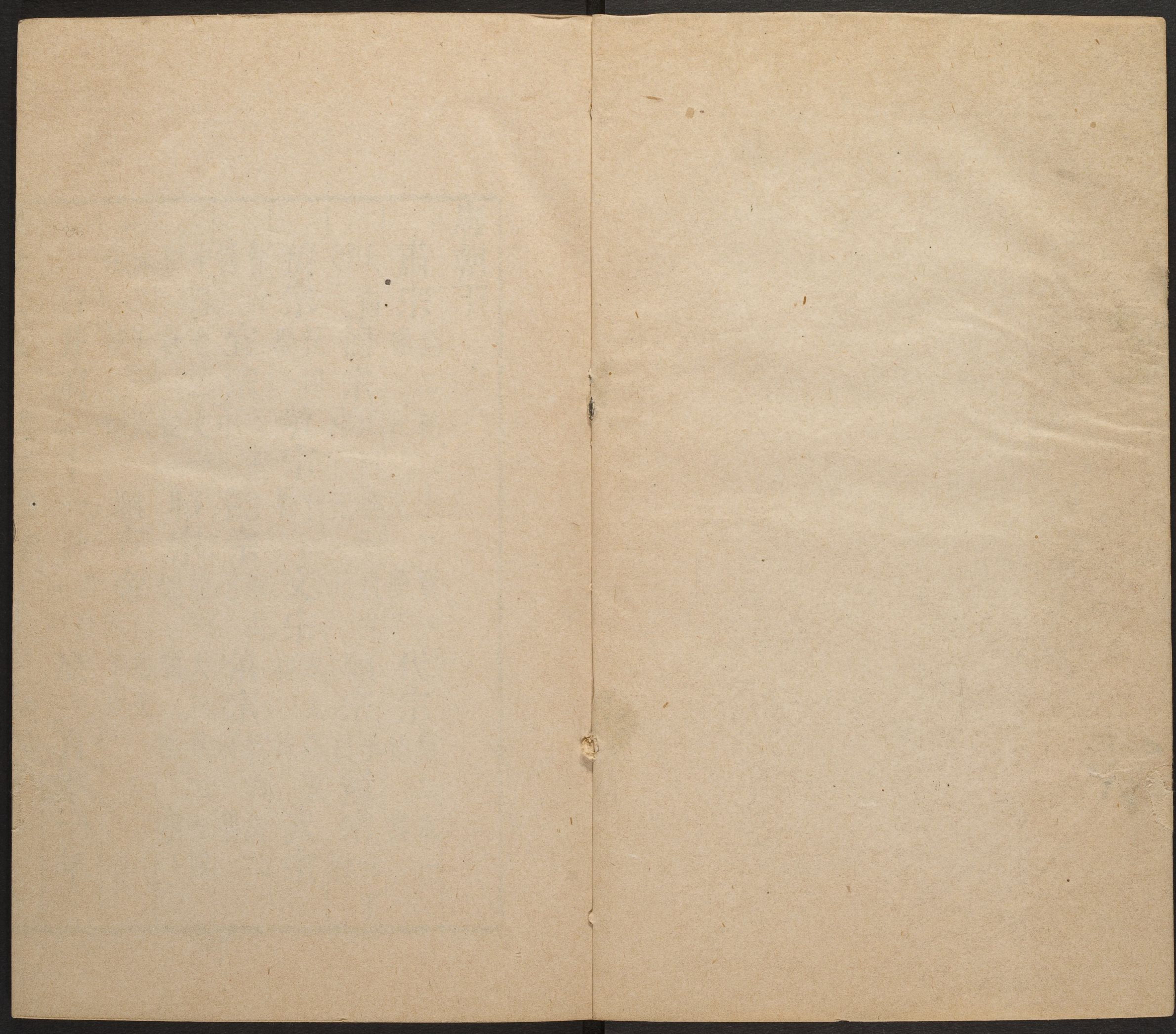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18 1941

T256/3801.7 (6)





唐朝下

肅宗

至二乾二上二寶一
德元元應一

代宗

廣二永一
德泰一

大曆

德宗

建四興一貞廿
中元元元

順宗

永憲宗
貞元十五

穆宗

長四

敬宗

寶二

文宗

太和

開五

武宗

會六

宣宗

大中

懿宗

咸

僖宗

乾六廣二
符明

中四

光二

文一

昭宗

龍一

大

景二乾四
福寧

和

啟

德

昭宣帝

仍

用天

昭宣帝
仍用天

光二

天

一

昭宣帝

仍

用天

昭宣帝
仍用天

昭宣帝
仍用天

昭宣帝
仍用天

右并前二十一世

在武后

內歷三百零一年

在武后

內歷三百零一年

在武后

內歷三百零一年

在武后

內歷三百零一年

在武后

內歷三百零一年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總論

有唐之隆，天下一字。

安陽集有唐之隆，天下一字，滯焉以興，弊焉以補。

時維七葉，姦臣犬吠。

楊炎聖功，頌維唐七葉，姦臣犬吠於二京，皇帝龍翔。

於河而安史橫行於中原。

陳宛丘文天寶之亂，安史橫行於中原而

莫之

西蜀朔方，皆為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為

征戰之場。

虞初志高，力士外傳。

天下掀然，根萌燼燃矣。

杜牧

肅宗

言罪

肅宗以國之元子，因父老之留，返旆而東，收

舊物於靈武。

歷年圖曰：國之元子收其靈武，返旆而東，不失舊物。

謂宜焦

所可復興者尚有靈武等地大

脣乾嗌

音益咽也

苦心勞力

絕

以掃臺榭之灰，收京

此時討賊迎父而欲

野之骨

古賦

而乃乘危篡國

二程語錄：肅宗分明是乘危而篡也。

叛

乘危篡國與良姊博

父不顧

范祖禹曰：肅宗自稱帝，此乃是太子叛父。

寵幸良姊博打聲

打以為樂

聞

上與張良姊博打子聲聞

君父在顛沛而以

有以此克家

位為樂

范氏曰：肅宗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

重違幹蠱之義

明皇積惡之所致也

如國家

何幸盲胡就戮，諸將協心。自此

而太原捷

李光弼擊

自此而河東平

郭子儀

此而兩京復

復東京西京

奄有河北

思明等降

建錄

卷二 唐朝

七

任李郭為將而逆胡

唐有奉迎上皇興復之勢盖在於此奈何以郭儀

既除此正可與有為

李光弼不世出之將討安慶緒一窮虜而命魚朝

之時也乃不知迎上

恩者為觀軍容使使王熊羆佼佼之眾至論總

皇以圖恢復而竟命

佼佼之眾據虎豹巖巖之關致九節度步騎六十萬眾無故自

一官者為觀軍容使

范祖禹曰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

宜乎九節度解體而

而棄之其不以宮人武士為菩薩金剛置道場

六十萬師旅一旦盡

以宮人為佛菩薩北而日食月食之變綱目書

潰無遺焉

已而不聞修省又委一介之使狗行伍之情平廬

使王玄志卒遣使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

李懷玉推侯希逸朝廷因而受之節度由軍士

生殺子奪人君之大

廢立如此○温公曰肅宗由是楚州殺刺史高

權肅宗於各州之廢

殺李河東殺節度以辛雲京為節度使行營殺

立誅殺一

都統王元振殺邀朝廷姑息觀社稷安危擊壤

已作羈迷之主矣

集各擁部兵盛誰憐王室卑而爵祿廢置殺生

甚至寵一輔國遂使

予奪之八柄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柄之灋以詔

父子夫婦之不相保

小兒龍輓小兒而不下不保其子殺子上不保

身良可
慨哉

其父

劫遷上皇於西內中不保其身內不保其

妻輔國殺張后○范華陽曰肅宗信任李輔國

近小人之禍帝之貽笑者若此唐之不亾豈非

宗代

幸與代宗繼之明不足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

司馬公論而威權倒置立三帥薛嵩旧承嗣李懷仙分帥河北而河

北之亾已兆唐矢河北自此始用元振宦者而蒙蔽之害

日深吐蕃入寇程元振不以聞吐蕃入我長安束手無策出

幸陝州斯時也將帥叛公卿叛三輔叛四方叛

吐蕃一入
寇而帝身
無福大同
非郭汾陽

柳伉義以
帶平海內
子氏之基
策不幾乎
絕耶

柳伉曰大戎犯闕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

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而無一人犯顏回

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召兵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

更四方叛賴郭子儀諸臣率朽鉞鈍戈論學繩尺倉皇

幅紙急起子儀朽捍強人猛馬崇古文訣強人

布忠信為軍聲持義烈為戰器文章辨體而奪

海內於羣盜之手漸歸之唐方正學子儀論提

於羣盜之手不然京師汚左衽而大河南北莽

為盜區矣古文中原雲又不悟而以魚朝恩為

天下觀軍容使判國子監綱目武權文鐸把握奄

餘是以功臣解體頓興反側懷恩以六罪自訟

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玢陷虜亡歸刺之以

命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也身與男

場為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引回紇吐

側五也說論田紇使赴急難六也又

番之類分道入寇其來如飛子儀曰虜皆騎

賴郭公身為虜餌子儀單騎見虜郭晞曰大人

單騎馳出二虜交爭回紇改圖卒破土蕃之兵

坐收靈臺之捷將鑑博議屬以僕固懷恩暴卒

二虜交爭回紇改圖自相吞噬

卒破土蕃之真音刻產危而安至論畿甸告寧古天

生令公其為社稷與德宗曰天生李而唐之國

家實汾陽之再造也初帝勞子儀曰吾犬羊雖

靖而藩方悍將李正巳田承嗣李高麾大節八

鋒名藩巨鎮襟帶相連雄若羌戎恃狡兔之穴

增壘閉途而輔車相依之勢固憑孽狐之丘裴

水牒持狡兔之穴踰伏偷繕兵補卒柳文繕兵

閉而肱髀難削之形成源流至論河北瓜分方

國家當敗 區之除必 鳴賞罰崇 正遠方可 不之謂此 而悉獲焉 雄長巨 於邊防 亦之臺 區之除必

身言政
美端助
卷之三

形效輔車相依之勢
使入視之若羌戎然
丘夷淵實不凌上替
明易

曰利用為大作作之無怠
外史易曰利用為大
作願賢侯作之無怠

焉乃可亨屯
王氏曰亨通也屯難也
顧邊候不

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王仁經
明幸章

敬寺賜孟音蘭盆而不空
胡濫國公之爵甚至

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
李懷玉逐侯希逸詔懷

懷仙命希權知留後者即為節度
李懷瑗殺希

留後詔以泚擅殺兵馬者遂與刺史
李靈曜殺

為節度使

師卒自殺
自立謾無
可否於間
則君綱蕩
廢盡矣

靈曜為朝編卒伍莫擁節旄夕解緹
音衣之服

且紆公衮而不惜
文獻通考藩方跋扈朝廷畏

朝編卒伍暮擁節旄夕解緹
帝曰鄙諺有

難作偷安為務如人之血氣疲繭
音筋力頓萎

音威而不能復壯
諸儒與論唐之勢如人之血

猶壽而亦不彼封豕長蛇亦何所懲艾哉
秦少

能以復壯
游集

代宗舍脇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
德宗之

初動遵禮法勵精思治禁祥瑞
鄒李鸚
縱馴象

德宗
蘇亂世者
勤勤儉德

崇當革亂

之秋遵禮

惠治欲平

天下勤也

禁瑞去象

出宮女儉

也有此二

德為宜溜

出宮女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

范祖禹論

故溜青軍

士嘆明主之復出

溜青軍士投兵相顧曰

而吐

蕃歸俘

音夫

稱天子之德威

吐蕃歸俘稱新天子德威洽於中國

卓

然一令主也夫何性與君子殊與小人合

范祖禹曰

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

保養盧杞等巨姦忘其百非

苑說

其有為然見人之善

而政亦緣以大敝其始也知名器

不可假人

劉賓海為劉文喜求節士曰各器不可假人我節不可得也

而欲

平藩鎮李崇義傳首李惟岳誅夷矣自姚令言

德宗撥亂

之而有餘

一小人敗

衆君子扶

之而不足

其有為然

見人之善

忘其百非

善

而政亦緣

以大敝其始也知名器

變起京師

李希烈反姚令言將兵至京師犒師惟糲食菜飲遂作亂

倥偬於

奉天之幸

帝出幸奉天

李懷光憤激稱亂

帝為

盧杞所蔽懷光數千里赴

困踣於梁州之奔而

姑息之政行吳少誠殺陳仙奇而為留後宣武

軍擁劉士寧而為留後平盧軍推李師古而為

留後魏博軍推田季安而為留後宣武軍逐主

帥而李萬榮為留後橫海軍逐主師程懷直而

程懷信為留後太阿倒執鋒柄在人孰非帝有

未幾而即

龍信一莫

可測度之

巨奸故欲

收至威而

未及而奉

以致之其始也矯代宗之弊懲宦官之蠹而杖

邵光超矣李希烈贈光超僕馬及縑上杖流之○范氏曰德宗矯

懲宦官之蠹自南衙文臣賊至巨萬張涉薛邕以賊敗宦官武臣曰

南衙文臣賊至巨萬頗忌宿將不知倚任而奄奴之寵專

白志貞則觀察矣孫榮義則中尉矣竇文場則

神策矣霍鳴仙則護軍矣栢良器則降秩矣文

惡柄朝秩悉官市則有使矣宮中市外間物以宦官得

志勝氣籠霄韓伯孰非帝有以成之其始也罷

始也知懲宦官之妬而杖光超既而生一交臣宿將之怨而政柄朝秩悉官奄宦吾知陽光失苞群陰用

事滅亡不旋踵矣

貢錦服玩生日不受獻矣自朱泚之逆恨襦袴

不獲泚圖奉天遣健兒出城覘賊慨蕪菁供御

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間架除陌錢增商稅括

富商猛虎毒蛇待問會元猛虎政苛毒蛇賦重難實左藏而撓

廢公方崇聚私貨豐瓊林大盈之積帝置瓊林大盈庫於

行宮陸贄曰天子以四海為野無肥民市無豐

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野無肥民市無豐

買外史而甚至醉人亦以為瑞李蕪則有月進帝

臯則有日進通鑑仙客因之而得宰相牛仙客以積財得宰

相嚴綬因之而遷員外幕僚進奉裴肅因之而

遷觀察刺史進奉李綺因之而錄用綺刻剝陽

履因之而免罪呂渭發履贓賄履日已市馬進

已爭貢羨餘行苞苴書經大全唐之衰君相皆

民以食為行苞苴而天當帝之世惟錢而已錢神論曰當

夫而帝惟子始失其政當帝之世惟錢而已今之世惟錢

錢是務則民失所天已政以賄成傳蓄怨滋厚國語積貨滋孰非帝

而不為民所與也必有以啟之故君子謂德宗大弊有三一日姑息

藩鎮二日委任宦官三日聚斂貨財者以此范

德宗以強論然強明自任影動形猜陸贄以忠諫而貶逐

明自任撮諫用陽城以直言而左遷發韓全義以屢敗而

其大則有延齡歸功吳少誠以背叛而復爵輕信吐蕃而有狼

三數其過狽奔遁之事趙清獻集唐德宗許吐蕃會盟至

更有六此之寵擢延齡而肆措克歛怨之謀陸贄論延齡

其愚暗亦躬為匪則弊政之不可掩者要不特此三者而已

已甚矣謂也貞元中政事不理豈非德宗之過邪後憲宗

之強明吾順宗在東宮二問貞元

不知也對云云帝曰未必皆德宗之過順宗在東宮二

十年天下陰受其賜

韓愈言順宗居儲位二十餘年天下陰受其賜不

幸嬰疾受位政在叔文人情嚶

音嚶音遠音中興

而八司馬之黨

劉禹錫等非伊非周不管不葛

等互相推獎曰伊

專意自是韓詩外傳專意自是言人之非交

日周曰管曰葛韓詩外傳專意自是言人之非交

構從橫帝臯表請太子監國而帝傳位以安社

稷得為賢矣史憲宗元和之初親賢納諫與宰

相共談為理之要上曰禁中與處者獨宮人宦

之且日事有違宜卿當十論而卻毛龜之獻毀

憲宗

親賢遠奸以開言路非剛明之君不能元

安國之樓

吐突承瓘修安國寺蠲淮浙之賦禁

進奉之舉遣振恤之使

帝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賜救百姓

則不計費采集經籍以為龜鑑亦有志於中去聲興者

是時天下節度十有五小不如志即提兵四出

侵敗王畧

朱帝齋集憲宗承德順稅政之餘方

以逆京師提兵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史杜

黃裳勸帝以法度裁制藩鎮

黃裳曰陛下必欲

而帝奮然蕩除猾逆擒劉闢於劍南

高宗

貞觀開元

連錄大成

卷二唐朝

七十五

河足算也

文擒

執李錡

音其

於浙西

錡謀反左右

縛盧從

送京師

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

史斷

安田興於魏博

後賜名

其討淮西

吳少誠子

也逆盜五發不回

凡五書盜所

霞寓大敗不挫

高霞寓大敗帝曰

以著其斷也

裴度李愬

○民誣緋

邪兵緋衣小兒逐天上之口

裴度李愬

○精衣小

兒懔字坦其腹渡字天

而再清幅員

安陽集裴

上有口

蔡賊不與俱全卒

其討淄青也削李師道六十

興願勵精

便足稱中

再振一番

之九從此

已做十分

太平之業

未幾逸豫

隋繼殄一

夷狄之死

骨遂將一

代之大山

北斗迭入

潮州意剛

明至是而

剛狼矣果

斷至是而

無斷矣

削六十年之厲

而河南北三十餘州盡遵約束

堦盡歸王化

目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

音分

沴音利陰

日盡消仰太陽之普照

柳宗元賀誅淄

庶乎洗

積年退怯之習成不世奇偉之功矣

集雪 故史

稱剛明果斷良有以也惜其弓矢未彙土木已

興

浚龍首池

閱閱未奏諫諍已懷

音必

朱沛國

寵奄寺

猶侍

而中貴橫用盜臣

皇甫

而聚斂急

好進奉而貢獻頻

四方進奉謂之助軍

迎佛骨

卷二

唐朝

年六

而韓愈請用方士而裴潏音倫貶音方裴度以

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獲用行義正宗平蔡

裴度以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諂用建業升平十已八九而遽自

隳壞裴度表畧曰所可惜者陛下建升平之業

明斷者如是邪陳弘志官弒憲宗梁守謙官等

奉穆宗而立之帝不能推討逆臣甫過公除公

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即遊畷音為樂盛陳倡

戲八月浚池九月大宴十月幸華清俱綱又聽

三代以後無全人瑕不勝瑜使可稱明主

穆宗

倡戲後淫蕩於禮法之外且聽

便祖父寸攻尺取之

河朔一旦盡棄君道

若此宦官廢立藩鎮

擅權從此

蕭俛段文昌銷兵之說以為天下太平漸宜銷兵而初不以

國事為意通鑑上方宴安故龍盧囚節度幽州

囚張弘靖推朱成德殺節度奏殺田弘正自稱

留雖以諸道十五萬之師不能討幽鎮萬餘之

衆朱克用則與平盧史憲成則與魏博王庭湊

則與成德此河朔三鎮也而河朔故壤復淪盜淵止齋

俛段文昌之屬競為偃武之談以中不可復取

矣敬宗擢劉栖楚上視朝晏栖楚請碎首賜膏

敬宗

擢賞言官
實君至德
厚待劉帝
傾心李裴
加納諷訟
美德良足
錄矣苟始
終得忠賢
輔佐而不
遭逢吉八
閑十六子
亦庶乎守
成有為之
生也

處厚處厚諫遊宴罷戒壇王智興以上生日請

之止東幸欲幸東都宥李漢瑤臺之諷波斯獻

子李漢言此何答德裕丹戾之箴德裕獻丹二

年之中有善十餘節胡氏曰敬宗若忠賢久於

輔道庶幾漢昭之比孫甫論獨恠夫忘哀作樂和中

毬擊毬擊犇其私嗜昌狎昵八關十六子李逢吉用

張又新李虞李續張權輿劉栖楚程昔範姜治

李訓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號八關十六子

以紊朝政而自取威燭之禍帝與劉克明擊毬

帝所謂立王生則逸坐則逸亦罔或克壽或四

三年者書經無其穆宗敬宗之謂與胡致堂敬

宗也弑絳王也立絳王也殺宦官王守登江王

也立文宗○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二日之內

宦者凡三易主范氏而敬宗不得正其終文宗

不得正其始曹節侯覽復生今日劉蕢策曰以

總天下大政臣恐曹節侯覽復生今日又日閻

得正西頭之勢重於南衙敬宗時宦者恣放高

其始元祐曰今西頭勢乃

文宗

唐之宦官
玩弄天子
不啻三尺
童尚能供

我使令耶
始為宦官
之天下矣

欲革積弊而崇儉出
務耻為凡王而急於
親賢庶幾有濟願乃
所委所仗失人激而
置於甘露之變使終
身受制家奴而愁居
悔處不得一有所為
帝於此時

重南衙樞密之劫脅天子使天下畏之若乘虎

狼而挾蛇虺溫公曰未有劫脅天子如制嬰兒

如唐世可謂唐室尚有紀綱乎文宗深知兩朝

之弊去奢從儉出宮人放鷹犬省冗虛已羣臣

尊號不受焦心恥為凡主帝曰朕每讀故當時以為

太平可冀奈何以藝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見註

而又欲仗李訓鄭註以除積蠱卒之為謀踈

謬手足俱露子錄甘露之變訓等謀誅宦官言

真亦漢桓
靈之續耳

宦者往視士良宦官見執其用兵甲於殿城之

間范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乃與訓天子

震驚千門流血胡致堂曰甘露之變公卿大臣

腰領入刑餘之手止齋論訓註之徒欲盡擊奄

而天下事決於北司士良等進階遷官自

語曰寧為秋霜毋為檻羊秋霜有肅殺之威

帝受制家奴帝自比赧獻曰赧獻受制於家奴而愁居

懾處帝曰朕與卿等不敢言及宦官者終其身

此有天意
匪人謀之
不臧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七十九

武宗

文膾文宗之思有一日不在於除宦官者乎任
訓註而生甘露之變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
身守恭儉而乏剛果無恠其駸駸乎趨于極亂
大壤之域也八面鋒唐文宗時藩鎮方命於外
闕寺撓權於內駸駸乎趨于極亂
帝崩仇士良等廢太子而立太弟穎王武宗

身雖出自宦官而能

帝天資英果賀善委任能臣李德裕唐擒楊弁

委官以擒賊自是克

之微賊河東楊弁亂德裕奏而取太原如反掌

奮皇威河東太原上

戮劉稹之孺子昭義劉稹自為留後德裕言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詔諸

黨次第收

道討又曰劉稹而克上黨如拾芥唐書克上黨如拾芥

亦能為祖

取太原上黨昭義驅役三鎮王元逵何

宗守土矣

如反掌澤潞即是一鎮弘敬二鎮

特惑道士

一鎮鎮禦回鶻伸縮運掉如臂使指事文類聚

小疵然在

如臂使指無愧於武也已然奮然除去浮屠盡

後唐諸帝

髮天下髡見亦銳矣本紀武帝奮然截江網

中求之是

恤怨誹器其像宅而築望仙於禁中受法籙於

亦中庸之

道士或為教授先生以歸真為道或為崇玄學

夜伎者與

士以道士劉玄靜是惡所惡之異端而好所好

捷錄大成

之異端者也本紀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

帝官

有德莫難於深藏聰明莫先於沈斷宣宗克全乎此而又惜賞愛民法祖敬臣四德咸倫且闢宣則杖之河湟則復之前人難制難得者皆自我行

不同

帝疾篤宦官

馬元

以光王為皇太叔

太叔始此

而立之

宣宗

帝有隱德深自韜晦

帝太和以後益自韜晦及為太

叔裁決咸當人知有隱德焉

及即位明察沈斷用法無私重

惜官賞惠愛民物

唐書

貞觀

太宗

政要於屏風焚

香盥手以讀大臣章疏威懾奄豎而杖宗景

宣宗威懾奄豎於是監軍始有書杖配者克成先志而復河湟

憲宗有志復河湟今對羣臣如賓客無惰容故大中

之治海內安靖者幾十五年范氏人思詠之謂

之小太宗

唐史

特以察為明無復仁恩

唐史

已非綿

之議者稱天中之政看小大非溢美也

年永世之計而受三洞法籙惑志長生無改於

會昌

武宗

之非甚者懿安太后

郭太后憲宗之嫡出敬

文武宗以曖

艾音

昧而不令終

憲宗之崩帝疑后預謀至是暴崩帝

之祖母

穆宗而下以諛言而詔出主

李景讓言穆宗乃陛下兄

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拜兄尚

肆行不道何

以為君是以日食見於正旦大水溢於諸路數

月之內亂者謂起而不可弭

音

嶺南湖南江西宣城軍亂

連條大哉

卷二唐朝

八十一

不知大君所以造命也弑母后四出主而不知賊滅大倫也

日食大水
而見對於

天也也不
立太子而

不知本實
生撥也喪

亂存臻此
何寺時也

堪此數者
之不道哉

國家將也
必一君不

若一君唐
運宣宗已

人勢動天
下時目其

頭阿旁言
如鬼陰惡

又謂立太子成爲開人裴休請建太子上曰若

至藥發始以少子屬王歸長官宦而致宗實之賤

得以權行國憲上密以夢王屬王歸長○史纂

王言權蓋昧君人之大體者也議者謂其中興

於始而不克終魏鶴山集周漢唐三宣其以是

夫懿宗驕奢無度淫樂不悛唐史○上好音樂遊

近五百人帝保衡路巖之徒又以貪縱居相位萬花

如兩瞽相扶韓詩外傳

不足數矣
而又重之

以驕奢淫
樂之懿宗

宜用人倒
置兵戈四

起天變人
離無復垂

如帶之緒
矣

大治之後
惟云必有

大亂但稍
得明作者

閻以重閻荀子於是彗星告變寇溢寰區裘南

軍逐其帥徐州軍逐民逐其主懷州民逐劉

上下無復典章方溺愛一公主同

嫁葬無度而崇奉異端幸安國寺至死無恨

焉羣臣諫佛骨上曰朕十一年無寸美可錄而

唐室大壞矣帝崩劉行深官宦等立僖宗專事嬉

遊而委田令孜官宦以政事王仙芝黃巢之寇播

亂關東方自誇擊毬狀元上謂石野豬曰朕若

應擊毬進士舉須爲

以君之亦未必國家未必國家狀元殺戮忠諫昭圖等昏迷不悟當時宰相若

王鐸諸人既非公輔之器而將帥之討賊者又劉巨容破巢於荆門或勸窮

留賊為富貴之資追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

以為富貴之資以致巢寇陷東都汚宮闕流血成川澤

崇古積屍若丘山岑嘉州集而唐之君臣了無一策

宰相稱疾不出天子垂泣大庭發令攷首倡幸

蜀帝出走走者賤若狐兔之避鷹犬發不欲密

邇巨寇遠幸興元上曰朕不欲密邇斯時也景

王黃起兵

將帥解體

戮忠良則

越為戲屠

矣乃更擊

於中則君

臣不道極

宗執統於

上奄府之

令攷運樞

於中則君

臣不道極

非過也天入共憤洒色蕭條極目千里荒城青草望望淒煙載江詔

令阻隔置身於飄搖捏抗之中古語猶不思去姦

責已以鼓勤王而垂頭拜音耳受制於十軍阿

父朱致楛曰安能垂頭拜則是被袞冕居黼屨

爾雅音倚天子所居也僅一木偶人而已發噫自大中皇

帝宣晏駕天下無復公道韓秀昇曰紐解綱絕自大中皇

帝晏駕天下無復公道紐解膠膠擾擾莊子羣

雄咆音哮文訣昔在唐末天下洶迄無寧日黃

非過也天入共憤洒

當此播蕩宜翻然有

為猶不思

交故朱立
立襄王豈
好反哉絕
望於宗

朱政之立
為救時之
急務議者
不得左李
而右王

提錄九府

巢之首雖梟絲言而宗權之暴尤熾秦宗權殘暴尤甚

朱温陸梁克用進逼負力怙氣李文饒集負力怙氣潛圖厲階

扇動剛風李文饒集生稟戾氣扇動剛風帝於此奔鳳翔如寶

雞走散關再至興元四海雖廣求一錐之壤以

為安亦不可得一天祿閣外史當此之時雖欲求一錐之壤以為安亦不得已

而朱政音枚更立李氏一王朱政曰我立李氏一王異議者斬遂奉襄

王權監向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行瑜斬

榮殺○政責行瑜曰女欲反邪則十八葉天子襄王曰吾不反誅反者耳

昭宗

初楊復光謂周岌曰奈何何有駕至鳳翔之日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

乎楊復恭宦於荆榛中策立壽王謂之昭宗帝

憫威權之不振憤王室之日卑註見下文有恢復前

烈之志唐史尊禮大臣夢想賢豪唐史中外拭目更

視列女傳以望新治奈田令孜甫離中禁削官爵

楊復恭又領中軍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又養自

負定策國老而謂天子門生復恭與守亮書吾

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其三五大臣若崔胤張

天位既去
正當洗心
楊慮猶可
救正乃新
治未幾復
恭又領中
軍使朝臣
莫敢議論
二李連威
三鈔犯關
石門華州
之奔轉而

唐錄大

卷二唐朝

全四

為少陽陰
囚禁唐室

中今人
鳴咽口

矣

浚孔緯之流又皆要結藩鎮憑依宦官而以歇

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鄭縈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

天子相忘其為辱奄類相忘其為逆大臣相

忘其為屈藩鎮相忘其為大非一朝一夕之故

已去之天祿已離之民心其孰與留之通鑑天祿已去

民心已離雖欲是以始用張濬謀討李而一失

於克用繼遣讓能議在國門未宜構怨而再

失於茂貞發明昭宗憤王室之日卑欲振綱紀

漢何召進
董卓誅宦
官而漢祚
遂斬崔胤

不知漢監
不速復召
朱温入來

此其屢朝
關官之惡
雖除而統

千山頭之
窮竟斷頭
鐵羽於椒

殿無疑矣
痛哉

三鎮王行瑜李犯闕而駕幸石門矣茂貞犯

闕而駕幸華州矣劉季述宦專權而幽帝於少

陽院矣季述幽上於少陽院以銀搗畫地數上

數不止崔胤召朱温來而韓全晦宦劫駕幸鳳翔

矣朱温至河中請幸東一為劫天子賊茂貞一為

奪天子賊全忠○茂貞迎駕入鳳翔全忠軍於城

劫天子賊乘城者詭兵戈騷擾御膳不充蓋至

賊温劫駕洛陽自擬於紇千山頭之雀上至華

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云而大家夫婦

竟委身全忠矣何后曰自今大家椒殿之弒温

之受惡名於萬代也奚辭全忠遣李振與蔣玄

昭宣

忠陽哭曰奴輩負我哀帝之立寄命諸侯薛貽

矩楊涉狗苟輩狃於噍噍音之食國語商銘曰

足狃也。噍噍小附耳咕咕音相為然諾子華

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急成賊温受禪之意薛

貽矩言於帝曰元手持天子璽綬與梁唐遣使

奉冊寶

如梁楊涉子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手而千載

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

之公議不顧焉焉肩羔膝回面污行漢文俯仰一

世為賊桔槔音吉○至論俯仰一視殿下之孫

供奉能不愧死入地哉幕府燕聞昭宗有猴善

位令朝賀猴望見温即號哮不肯史斷視殿

拜温怒殺之噫唐臣愧此猴多矣下之孫供

死能不愧歷觀唐之立國亨二百八十九年女

於後唐自玄宗用高力士宦官始得專政歐陽

唐家失國

悉緣此教

者有一於

止已非同

官所立○石守道采撰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
 者七君○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曰唐鑑曰魏
 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
 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
 即天雄至○盧龍即范陽至
 田悅反○朱滔朱克融反○鎮冀即成德至
 反○淄青即平盧○橫海即滄州○宣武即汴
 死別○彰義即淮西吳○東川即劍南○浙西
 議代○少誠至元濟反○至劉闢反○即鎮
 海軍李
 錡反
 而又以盜賊剪殄其宗○朱溫禍釁乘除
 張蟠結○東撐西傾捉卓衿○近勤肘見○魏鶴山
 而西傾捉何國家之多故也曰垂統已慙德繼
 衿而肘見

體多昏風朱文公感興詩垂統國欲常治得乎

卷二終

拆錄九所

